

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

GUANGXI SHEHUI KEXUE ZHUANJI WENJI

徐治平集

◎徐治平著

綫裝書局

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

徐治平集

徐治平 著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治平集/徐治平著. —北京:线装书局, 2011.9

ISBN 978 - 7 - 5120 - 0425 - 2

I. ①徐… II. ①徐…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②散文—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6.7 - 53  
②I207.6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3491 号

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徐治平集

---

作 者：徐治平

责任编辑：赵 鹰 马 文

装帧设计：张谱丽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址：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话：010 - 64045283 64041012

网址：[www.xzhbc.com](http://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张：17.375

字 数：296 千字

版 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 册

---

定 价：30.00 元

# 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任 庞汉生

副主任 汤竹庭 许家康

委员 张瑞枝 姚兵 曹平 张流 刘俊  
何明 黄学超 巫文强 覃柳琴

主编 庞汉生

执行主编 许家康

副主编 张流 王庐云 马文 梁培林

特邀编审 廖子良 区向明 徐远征

# 前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心工作开展应用对策研究,并从广西的实际出发开展基础理论研究,推出一大批理论成果,为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推动广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深刻认识自身担负的光荣使命,自1984年成立以来,在党委和政府联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方面努力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在开展学术研究和参与重大决策方面努力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在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方面努力发挥好咨询服务作用,在帮助干部群众增强理论素养和提高理论水平方面努力发挥好宣传普及作用,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把服务社会科学界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把社科联作为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之家来建设,开展一系列服务社会科学界的活动。总结和整理广西社会科学界优秀专家历年来的理论成果,编辑出版《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就是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领导班子根据社科联的职能作出的服务社会科学界的又一项重要举措。本文集计划收入

约 100 位广西社会科学界优秀专家的理论成果,从 2009 年起陆续编辑出版。

总结和整理社会科学优秀专家历年来的理论成果,对于充分发挥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促进社会科学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收录在广西工作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广西优秀专家和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等社会科学优秀专家历年来自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重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果;成果形式以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主,也收入已出版专著的某些章节和调研报告的部分内容,一般每人 1 集,每集版面规模 25 万~30 万字。

收入文集的文章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精选精编;既忠实于原稿,又坚持与时俱进,力求全面体现专家的学术成就和水平,积累广西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文集在专家自选自编的基础上,由文集编委会及编辑工作班子统一组织编辑加工和审稿,送出版社审定出版。

为做好《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门设立文集编委会及编辑工作班子,并得到相关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相关专家学者多年来不懈的努力和艰苦探索所创造的丰厚理论成果,为文集的编辑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我们秉持精益求精、宁缺毋滥的原则,认真选编,严把编校质量关,力求使每一本文集都成为精品,但百密总有一疏,在浩大的编辑工作中,难免疏漏和差错,还请读者不吝赐教。

——编者

# 目 录

前言	( 1 )
我的散文观	( 1 )
中国散文美的嬗变轨迹	( 3 )
散文美的本质	( 22 )
散文美的形式	( 39 )
帕斯散文的现实与超现实	( 70 )
东山魁夷的自然风景与内心独白	( 78 )
散文诗——中外文化交流的奇瑰结晶	( 89 )
散文诗美学特征	( 99 )
散文诗美学源流	( 106 )
散文诗美学流派	( 121 )
中国当代散文史·绪言	( 146 )
九十年代中国散文扫描	( 154 )
台湾当代散文概论	( 172 )
八桂文海 百年潮汐	
——序《广西散文百年》	( 179 )
新时期广西散文概述	( 188 )
中外散文观念之比较	( 198 )
生态危机时代的生态散文	( 209 )
“纵意而谈”与“心灵漫游”	( 223 )
行吟于原野城乡之间	( 233 )

“兽形兽语”与“兽形人语” .....	(245)
科学、文学和美学的联姻 .....	(258)
作者社会科学成果要目 .....	(269)

# 我的散文观

我觉得散文同样可以用线条、光影、色彩、画面反映生活，更便于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抒写自己的感情。

我觉得散文同样具有跳动的音符、奇妙的旋律、多变的节奏，更能淋漓尽致地抒写人们的友谊与爱情、现实与梦幻、憧憬与追求。

我觉得自己应该随时摄下祖国河山的旖旎风光，摄下社会生活的千姿百态，摄下时代人生的迅雷闪电。

我的心愿：绘祖国之美，抒时代之情，赞改革之风，颂创业之人。

我喜欢散文。

我觉得散文应该是一种美的凝结。一篇好的散文，应该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坦诚流露，应该是一页历史、一束情感所留下的一片艳红、几缕馨香。

我觉得我应该将悄悄飞逝的生活彩蝶、隆隆远去的时代沉雷迅速抓住，印在纸上，凝固在历史上……

我和散文结下了不解之缘。散文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觉得我的散文应该是我的情感史、心灵史，应该是我的生命的一种形式、一种燃烧。

生命之火不熄，散文之花就应永开不败。

散文是美文，它钟情真善美；散文又是檄文，它憎恶假丑恶。

散文既应该描绘、讴歌真善美，也必须揭露、抨击假丑恶；散文既深情赞颂阳光与鲜花，也不忘暴露黑暗与蛆虫。

颂美克丑，激浊扬清，应该是散文相辅相成的两种职能。

---

题注：原为作者《当代散文艺术论》自序，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

一个优秀的散文家,既要重视继承传统,也要敢于反叛、创新。既要认真学习我国古代和五四以来散文家的宝贵经验,也要注意吸取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丰富营养: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都应广为涉猎、兼收并蓄,以丰富自己的表现力,增加作品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

大凡艺术品,都有其独特品格。

雄浑令人昂扬振奋,深沉启人省思顿悟;悲壮唤醒正义之心,诙谐撒播轻松愉快;飘逸有如细瀑洒落崖头,空灵有如白云掠过蓝天;凝练的本质是纯净与精粹,和谐的美感是自由与潇洒;朴实有如清水出芙蓉,天生丽质;奇谲有如旷野矗孤峰,突兀险绝;怪诞以荒唐事物映射严肃人生,美在神秘缥缈;朦胧有如水中月、雾中花,美在若隐若现……

散文是否也应该有各种品格,有如色彩缤纷、千姿万态的繁花,任由读者挑选、采摘?

散文可以是诗的,也可以是非诗的;可以是小说化的,也可以是介于诗歌与小说之间的;可以是纪实的,也可以是虚幻的;可以是常规的,也可以是“四不像”的……假如只推崇一种而贬损另一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都不利于散文形式的多样化,不利于散文创作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当代散文既要纵向溯源探流,也要横向比较甄别。

台港散文家注重写生活,写人生,写内心,描绘人类之爱,讴歌人情之美,在自然景物中感悟人生哲理,让生命在作品中尽情挥洒与燃烧,令人心动神摇,耳目一新。

外国散文家汪洋恣肆,信马由缰,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随意徜徉,没有任何框框套套,只管自由自在地与大自然交流心曲,在自然风景中感知生命的跃动,以整个身心探究美的神韵,追寻美的本源,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大陆散文家,能否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点启迪,受到一点教益?

有的散文如小桥流水,温情脉脉;有的散文如晓风残月,轻柔恬静;有的散文如洞庭洪波,气势磅礴;有的散文如黄钟大吕,雄浑深沉……各臻其美,各有知音,然而拍岸惊涛或许要比潺潺细流更有振聋发聩的气势,黄钟大吕或许要比洞箫叶笛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散文园地里缺少黄钟大吕的轰鸣,我们呼唤黄钟大吕!

# 中国散文美的嬗变轨迹

## 一、传奇志怪的渊源及流向

### (一) 从巫卜之辞到传奇志怪

我们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学，已经有了 3000 多年的历史。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重要文学形式的中国散文，同样有悠久的历史。关于中国最早的散文，专家们有着各种看法。冯其庸认为，“比较可信的最早的散文，是《商书》的《盘庚》篇”，“这是商代的统治者晓谕他的臣民的一篇文告”，其间大都是运用当时的口语，还有不少生动的比喻，如“予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若火之燎于原”等。这些比喻，“有的至今还活在我们的口头或书面语言里”，<sup>①</sup>由此可见《盘庚》对后世的影响之大。而郭预衡则认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是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中国散文“就是从巫卜记事开始的”。“殷人非常迷信鬼神，每作一件事都要占卜。这时的记事文字，主要是记录卜辞。”因此，卜辞便成了这时散文的主要内容和形式。<sup>②</sup>

我认为郭预衡的看法更接近实际。大凡文学作品均源于生活，当人们在生活中有事要记有感要发时，便会见诸文字或口语，这便是最初的散文形式。而殷人的占卜，涉及狩猎、农业、祭祀、战争等方面，因而内容十分广泛。尽管

---

题注：原为作者《散文美学论》第一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本为章节体，编入本文集时改为现在的形式。

① 冯其庸：“历代文选·前言”，《历代文选》第 1~2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 年。

②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第 1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卜辞比较简短,少则 10 来字,多则百余字,但它们却是“最简单、最朴素的散文形式”。<sup>①</sup>由于占卜本身带有迷信和幻想色彩,因而卜辞必然具有传奇志怪的性质。如《卜辞通纂》第四二六片:

王固曰:有祟。八日庚戌,有各云自东匱母,昃,亦有出虹自北饮于河。

“有祟”,有虹“饮于河”,这显然是一种揣测、想象,涉及了神话故事,已初具传奇志怪的特色。

殷商的巫卜之辞都是片断的记录文字,既不成篇,也不成章,只能说是最原始、最朴素的散文形式。之后又出现了专为巫卜所用的系统著作《周易》。这些巫卜之辞逐渐向传奇志怪方面发展,到了晚周时期,便出现了一部典型的传奇志怪著作《山海经》。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山海经》为“古之巫书”,这不无道理。该书确实记有诸多巫卜之辞、祭祀之礼、巫祝之舞,显然,巫师欲神其术,必生出许多神话故事来。如《精卫填海》:

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鸟,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此故事写女娃化鸟,口衔木石以填东海,反映了远古人民征服自然的愿望。又如《夸父逐日》: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此故事歌颂了以夸父为代表的人民的伟大力魄,赞美了为后人造福的崇高精神。再如《鲧禹治水》: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本篇颂扬了鲧为了人民利益而不惜牺牲生命的献身精神以及禹继承父志,艰苦奋斗,制服洪水的英雄壮举。这几则故事,无论是女娃化鸟衔木石填海、夸父逐日弃杖化林,还是鲧禹相继治水定九州,无不充满了神奇志异色彩。至于《山海经》中关于西王母的描述,传奇志怪的特色更为明显。且摘几段如下: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

<sup>①</sup>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第 1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西山经》）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大荒西经》）

书中对西王母的形象及所处环境的描写，完全超出了现实中的人和事，其间充满了神异怪诞，梦魔幻想。显然，《山海经》是由殷商时代的巫卜之辞演化而成的一部“巫书”，其内容虽驳杂，但基本特点则是传奇和志怪。正如袁珂序《山海经校注》说：“吾国古籍，瑰伟奇之最者，莫《山海经》若。”<sup>①</sup>它对中国传奇志怪散文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 （二）传奇志怪与写景抒情的融合

在北朝期间，出现了两部图经地志的著作，这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这两部著作，“行文骈散相间，其中有风土景物描述，也有志怪，征实之文”，<sup>②</sup>给中国古代散文苑囿吹来了一股清风。

《水经注》是一部记述河道的源流及变迁的书，其中有不少关于历史古迹、人物故事以及风俗习惯的描述，特别是对于自然景色、山川风光的描写，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例如对巫峡的描写：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又如对黄河孟门的描写：

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濬波颓叠，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

像这样的山水景物描写，历来都脍炙人口。可以说，《水经注》开创了山水散文的新领域，将散文引上了自然美的航道。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清丽秀逸的文笔对山水进行细致入微刻画的同时，不时以感情的抒发，而在写景抒情之

<sup>①②</sup> 引自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第44页，5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际，亦不失时机地叙述传奇志怪。例如《洭水注》写贞女峡：

其名贞女峡，古来相传，有数女取螺于此，遇风而昏晦，忽化为石。

斯诚巨异，难以闻信；但启生石中，擎呱空桑，抑斯类矣。物之变化，宁以理求乎？

此间有写景，有志怪，有抒情议论，三者融为一体，形成了扑朔迷离，深邃悠远的境界，为读者提供了想象的天地，这要比单纯的写景多了一点引人的魅力。

《洛阳伽蓝记》记叙了北魏时期洛阳的许多宏伟的寺庙，反映了劳动人民卓越的建筑才能，并间以史事文物的叙述以及园林风景的描写。例如：

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璫绮疏，难得而言。栝柏椿松，扶疏檐溜，丛竹香草，布护阶墀。（《永宁寺》）

至于春风动树，则兰开紫叶；秋霞降草，则菊吐黄花。（《大觉寺》）

书中在叙事、写人、写景的同时，亦杂以不少的传奇志怪。例如《崇真寺》叙述一个名叫慧嶷的比丘（和尚）“死经七日复活，经阎罗检阅，以错召放免”的故事：

慧嶷具说过去之时，有五比丘同阅。一比丘云是宝明寺智圣，以坐禅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般若寺道品，以诵经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觉寺昙謨最，讲涅槃华严，领众千人。阎罗王曰：“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其昙謨最曰：“贫道立身以来，唯好讲经，实不暗诵。”阎罗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謨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丘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擅越，造一切经，人中金像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身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像，正欲得他人财物。既得财物，贪心即起。既怀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烦恼。”亦付司，仍与昙謨最同入黑门。有一比丘云是灵觉寺宝真，自云出家之前，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缺。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司，青衣人送入黑门。

这则故事叙述了五个和尚的归宿，有两个因“坐禅苦行”和诵经涅槃而得以升天堂，另三个或因“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或因贪心造孽，“三毒不除”，或因“曲理枉法，劫夺民财”而被阎罗王送入黑门，打落地狱。故事虽荒诞不经，却

体现了作者扬善惩恶的态度,起到了刺俗讽世的作用。总之,《洛阳伽蓝记》将史事记述,人物传记、旅行观感、佛事志怪融为一体,借以抒发感情,讽时警世,为散文创作手法的多样化开辟了新路。

### (三)柳宗元的寓言小品

唐代柳宗元的散文,以其对现实的认识和批判之深刻,对人民的关注和同情之深切而传诵于世。《捕蛇者说》和《段太尉逸事状》,揭露社会现实的黑暗,鞭挞悍将暴卒的暴行,喊出了人民的心声。他的《永州八记》,写景状物,形神兼备,语言冷峭,意境幽邃,堪称山水游记的佳作名篇。而他另一类型的散文,借罴、麋、驴、鼠之类动物,演出人间戏剧,揭示生活哲理,亦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此类寓言小品,实则是由巫卜之辞和《山海经》的神祇异物嬗变而成,是传奇志怪的另一表现形式。例如《罴说》:

鹿畏驂,驂畏虎,虎畏罴。罴之状,被发人立,绝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猎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昔云持弓矢燭火而即之山,为鹿鸣以感其类,伺其至,发火而射之。驂闻其鹿也,趋而至,其人恐,虎而骇之。驂走而虎至,愈恐,则又为罴,虎亦亡去。罴闻而求其类,至则人也,猝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

清人王符曾(字锡周)编选《古文小品咀华》时评点说:“此百炼精金也。”作品通过一猎者吹竹引兽射猎反而被兽所食的故事,说明“不善内而恃外”之祸害,虽有几分荒诞,却能发人深省。再如《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知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此故事写临江之麋以犬为友,最终被犬杀食,揭示假若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明察已改变了的环境,不辨善恶,不分敌友,终将酿成大祸的道理。此麋不晓事理,“至死不悟”,委实哀哉!在写法上,作者亦是运用离奇怪诞手法,借助于麋犬,演出了一场人世活剧,令人不胜嗟叹。王符曾在评点时称此作“状物之工,几于绘影绘声”,确有见地。

至于《永某氏之鼠》,写永某氏生岁属鼠,因而将鼠视若神明,“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不久,某氏“室无完器,

椸无完衣”，群鼠日则“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某氏“终不厌”。之后某氏迁居他州，后来人居，“鼠为态如故”。其人视鼠类为“阴类恶物”，于是“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童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此文以怪异的故事，谐谑的语言，表达了深刻的讽刺意义和尖锐的批判精神，既嘲讽了永某氏的迂腐；又抨击了“盗暴尤甚”的鼠类，“彼以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尖刻冷峻，入木三分！还有“黔驴技穷”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

柳宗元这些寓言小品，显然是由前人的传奇志怪之文演化而来，但又有别于以往的传奇志怪。过去的传奇志怪，或融于神话传说，或间于山水描写，柳宗元的寓言小品却独立成篇，忧俗愤世，针砭时弊，现实意义更为深刻。王符曾称叹这些作品“妙有波折，斗成异样花色”，“随物赋形，尽态极妍，闯入史迁之室矣”。<sup>①</sup> 只可惜此类奇异怪诞之文，中、晚唐之后渐成绝响，便连编选《古文小品咀华》的王符曾，也不由得扼腕叹息了。

#### (四) 当代的传奇志怪散文

在当代，传奇志怪之文逐渐销声匿迹，着实难寻，似乎它们已被从散文家族中驱逐出去，不配登“正宗”散文的殿堂，殊不知散文的祖师爷正是神异荒诞的巫卜之辞呢！

好在近年的一些报刊，陆续出现了一些传奇志怪散文。然而这些作品已没有“甲骨卜辞”的迷信色彩，也绝少《山海经》《洛阳伽蓝记》之类的神话风韵，大多是捕捉某些奇异罕见的题材加以描画，从而给作品添上传奇的因素。这类作品似乎颇得柳宗元精髓，也是通过对若干飞禽走兽的描写，阐发某种哲理，曲折地反映生活。如杨建中的《秦岭野趣》<sup>②</sup>中一则叙述秦岭群山中的毛狗（一种个头瘦小、毛色青灰的野狐）如何善于行贿，将自己搜寻到的鲜骨嫩肉，彬彬有礼地送给农户豢养的家犬，家犬接受了贿赂，擅离职守，毛狗于是钻进农舍，抓走肥鸡胖鸭、大饱美餐的故事。魏发单的《鹰兔之斗》<sup>③</sup>更为奇异。作品描写华北平原的鹰如何勇武，桀骜不驯，喜欢驯鹰的内行里手如何捕鹰驯鹰，苍鹰又如何扑抓野兔，尤其细致地描写了有一种叫“老黄脚”的野兔与苍鹰搏斗的情景。“那久经‘战事’的老黄脚，不慌不忙，镇静如常，一发现鹰朝它扑来，就势一滚，腹部朝天，四腿收缩，一动不动。”“兔子眼神迷离，似乎睡

<sup>①</sup> 《古文小品咀华》第211页、212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sup>②③</sup> 《散文》1985年第2期。

着,纹丝不动,——待鹰飞近伸爪要抓时,兔子一个‘乌龙绞柱’,拼全身力气,后腿猛力一蹬,一爪就能把鹰嗓子挑开。”“鹰受到致命一击,疼痛难忍,惨叫一声,痉挛地一蹬地,带着一股疾风,钻上了云天,然后,一个倒栽葱,摔死在地面上。”以上二文,或影射现实,针砭腐败世风,或通过苍鹰狡兔之斗,说明强弱可以转化的道理。作品一出现,就以其奇诡美的魅力吸引了读者,令人耳目一新。

丘峰的《虎趣》<sup>①</sup>是这类作品的佼佼者。作品描写华南虎既狡猾凶猛又温驯大度的特性,确是活灵活现,妙趣横生。在一般情况下,人虎可以相安共处,倘若在山路上猝然与虎相会,只要你不慌张,对其友善微笑,虎亦会驻足不前,礼貌地审视着你;有的小孩不知虎的厉害,与虎逗玩,将筷子插进虎鼻,骇得老虎长啸而逃。但虎性的主导面是狡猾而凶猛,当它发现牛在山上吃草,有时会悄悄地从后面接近,蹬起前爪,轻轻搔牛腚部,牛怕搔痒,于是将尾巴竖起,虎便猛地把利爪插进牛屁股,紧紧抓住,牛疼痛难熬,立时泼蹄奔驰,虎隐住不动,牛肠便全部拉了出来。作品还描写了水牛勇斗猛虎、猎人斧剖虎腹的惊险场面,趣事奇闻,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这样的作品,既奇绝有趣,又能使人悟出某种人生哲理,颇有柳宗元寓言小品的遗风。

以上所述诸篇,只是选取了奇特的题材,反映生活的某些侧影,具有某些传奇色彩,但不能称之为寓言小品。而郭风的《朱雀灯和花瓶》<sup>②</sup>就是一篇典型的寓言体散文了。作品通过文物总店里的文物夜话,摆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生命和价值观。文物店里有公元前十几世纪的遗物,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鼎和鬲,有唐代天宝年间的朱雀灯,有清代乾嘉年间的青花瓷花瓶。鼎和鬲一直在沉睡,“似乎,每分每秒都能增生铜锈”,而“这些铜锈增生越厚,越能显示它们比别的文物更具价值”。面对鼎和鬲,朱雀灯和花瓶发生了争论:花瓶认为,“神秘以及年代的积累和沉淀,便是生命和价值”,“而且只能在沉睡和无所事事中获得时间的沉淀和生命的价值”;朱雀灯则认为,“我是灯。我的尊严在于能够发亮!”朱雀灯和花瓶的争辩惊扰了鼎和鬲,但它们只是“轻轻地侧一下身,轻轻地打一个呵欠”。不足千字的作品,却蕴蓄着深厚的社会内涵,具有强烈的讽喻意义,令人蹙额省思,感慨万千。

近年来,有的勇于探索的作家,将传奇志怪引入了一个新的天地,简直近

<sup>①</sup> 《〈散文〉获奖作品二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

<sup>②</sup> 《人民文学》1987年第11期。